



康白「99+1」分的傳奇

Can Any One Go Beyond Perfection?

A Brief Biography of the Legendary Playwright Wei-Kang Ho

劉惠華 Hui-Hua LIU

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兼任講師

鍾怡慧 Yir-Hueih CHUNG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

我一口氣把《皇帝變》唸完，一邊自慚，台灣竟然有這麼一位劇作家存在，而我竟然猜不透他係何等人也；另一方面，我毫不猶豫地在評審分數欄寫下「99+1」這個最完美的分數。

這是戲劇學者鍾明德教授（1988）對康白獲文建會優良劇本首獎的評語，儘管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，但未來的人要超越康白對歷史劇的創作水平，也並非容易的事。未受過完整而系統性教育的康白，是如何能在戲劇創作、影視編劇和小說寫作中展現才能，創作大量而豐富的作品呢？本文透過文獻以及專訪其夫人謝鳳媚女士和學生王瑋廉先生，一點一點兒描繪出康白精彩生動的一生。

蘊涵紮實文史根基，從閱讀開啟戲劇之窗

康白本名何偉康（1931-2011），生於湖南省湘潭市的銀塘，何家在銀塘是大家族，樂善好施很有名

望，身為家族裡的長房長孫，他的出生很得爺爺的寵愛。父親是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，在湖南當過財政廳長，也在南京辦過《建國日報》，經營過公司、交遊廣闊，因此身為長子的何偉康常常要隨侍在側，陪父親招待訪友。他幼年的教育是從《詩經》、《論語》開始的，母親曾在湖南大學唸過書，是他的啟蒙老師，四歲就教他讀《詩經》和唸英文，後來上了私塾繼續讀古文，當時其他地方已進入國民教育、教授白話文的階段，湖南還是維持文言文、古詩、四書五經的傳統教育，因此他和大多數的湘籍文人一樣，從小接受中國傳統舊學的薰陶，為他日後的文學事業打下了紮實的根基。

中學唸長沙著名的明德中學，求學期間，他形容自己是「既好打架又好讀書」，常因打架、留級等原因換不同的學校，他對大量的書本感興趣，但卻對學校的課業興趣缺缺。1947年他16歲時，放棄家人對他「一定要上大學」的期望，為了尋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理想，毅然決然地加入軍隊隨青年軍來台，他

回憶母親沿著鐵軌，一節一節車廂地尋找他的身影，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，他躲在車廂，忍痛看著母親一步步踩在雪地裡的腳印，從此何偉康未再見到他的母親，終其一生對母親有著孺慕之情。

逃學加上戰亂，何偉康在大陸一直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，來台後有機會回到黃埔軍校（現高雄鳳山陸軍軍官學校）受訓，黃埔有設一個軍官訓練班，相當於陸軍官校第24期，算是在陸軍官校有正式的學籍和畢業證書。後來當砲兵駐地在台南，因為表現良好，被選中為優秀軍官去參與美軍的訓練。為了砲兵工作需要的計算，曾經請成功大學的老師教他微積分，加上自己自修，他的微積分學得非常好。從軍十年後退伍，為了生活，他當過中學代課老師，缺什麼教什麼，也在救國團當過幹事，在澎湖海軍當過雇員，甚至在燒餅店打工，挨家挨戶送燒餅；在屏東某中學代課的那兩年，他看遍了圖書館的書，一本一本的看，一架順著一架的看，從第一本看到最後一本，宗教、文學、哲學、歷史甚至是專業書籍他都讀，對任何學科都好奇，年輕的何偉康就這樣在圖書館裡閱讀大量的書籍，成為他日後評論文章的後盾。

雖然埋首在書堆中，但何偉康卻迷失在人生的漩渦中，他對所處的環境無力抗爭，價值感失落，一度輕生，後來遇到了一位義大利籍的神父，讓他重新認識了生活的意義。神父介紹了鄭振鐸、朱生豪的譯作給他，讓他在文史哲書籍之後，發現了另一扇窗——「戲劇」，在往後的歲月裡，戲劇一直吸引著他往前走，從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莎士比亞的戲劇中，他尋到了另一種力量。

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

15、16歲的少年何偉康就已經嘗試寫小說、寫詩和小品，此後一直斷斷續續寫作；告別軍旅生涯來到台北後，開始成為職業的撰稿人，他寫影評、政論、劇本、小說、詩和對聯，發表過舞台劇本、電影劇本、電視劇本不下數百本，並辦過雜誌、當過電影導演、也製作過舞台劇，他的創作多元，使用過的筆



名不下數十個，其中「康白」是他成名的筆名，他用這個筆名在影劇圈、戲劇圈和文壇行走，意思是「何偉康說」，康「ㄅㄛ」（輕聲），在京劇裡「白」唸「ㄅㄛ」（輕聲），是「說」的意思。

康白的影評文字精練、引述豐富、見解犀利，深受讀者喜愛，寫影評讓康白嚐到成名的滋味。正值西方「存在主義」思潮吹入，那時的他意氣風發，瀟灑倜儻，常去台大哲學會辦的「周五講堂」聽殷海光、毛子水、沈剛伯、宋文薰等人演講，因而認識了包奕明、王尚義、李敖等台大學生（季季，2006），這批滿腔熱血、求知若渴的年輕人，往往在演講完後還意猶未盡，繼續到他租的大安莊徹夜長談。台大哲學系事件¹之後，他搬離大安莊和當時的日本實習外交官池田維同住，每天教他讀《戰國策》，分析那些縱橫家的



1 何偉康生活照
2 神捕拍攝現場／康白（左二）

見解和外交策略，兩人還歃血為盟，義結金蘭，40年後池田維來台出任日本交流協會駐台北事務所代表，兩人再度見面，針對台日的關係，康白適時的會給予一些中肯的意見。

康白無黨無派，但心中卻是滿腔的愛國情操，他持續關注時事和觀察國家發展，為了抒發心中的這股情感，他寫政治評論，寫著寫著興起了辦雜誌的念頭，於是在53歲那年（1984）創辦了《中國風雜誌》，而在戒嚴時期辦政論雜誌使他付出極大代價，最後不得不前往美國躲避壓迫，大約四年的時間過著像流亡般的日子。在美期間推動「對日索賠同胞會」，結合海外人士向日本追討侵華戰爭的賠償，以實際行動為歷史的釐清做出貢獻。解嚴後他回台又籌組了「民主自由黨」，並被推舉為黨主席；這麼多年來他體驗到了政治權利是屬於大家的，各式各樣的憲

法、政治體制他都去涉獵，而且略知一二，他無所師承，但什麼是好、什麼又是不好，他認為很難去界定（林麗如，1999）。

豐富的創造力成就其專業劇作家地位

20世紀60年代台灣流行武俠小說，他所創作的歷史武俠推理小說《緣起緣滅》後來改編成電影《神捕》，並擔任導演。康白編劇的才思泉湧、落筆迅速，什麼難題到他手上都能迎刃而解，所有編不下去





3 《皇帝變》演出劇照

的，所有的難題要找救火隊的時候，每個人都想到他，當時台灣的電視劇沒有存檔，幾乎是即拍即播，常常第二天沒劇本了，前一天半夜找到康白，連劇本都來不及寫，就當場一邊說演員一邊演。曾經有演員罷演，戲拍不下去了，他就將之前的劇情濃縮寫成前情回顧，撐過幾天等演員回心轉意，結果大受好評、收視率大增，康白許多突發奇想的編劇手法至今還常被電視編劇使用。

他的能力被當時著名的香港導演李翰祥看上，延攬進「國聯」影業公司，擔任演員訓練班主任，培訓了甄珍、歸亞蕾等一大批明星；也幫國聯公司辦過刊物、畫報，發行台灣第一份彩色印刷的電影畫報；之後和李翰祥合作《冬暖》等許多當年受歡迎的電影。離開國聯後他又進入中影公司當編劇、導演，也在華視待過，六〇至八〇年代初，他寫了 300 多個電視劇本，70 多個電影劇本，但是寫這些影視劇本終究不是他真正的興趣所在，只是他一個謀生餬口的工作罷

了，在他的心底一直在意的還是他的理想，51 歲時他放棄了電影和電視，專攻時事評論，寫了大量的作品和時事評析。

詩人痲弦曾說「康白先生在今日文壇上有全能寫手之稱」。他的創作多元分散了人們對他的注意力，夏志清教授曾經寫信給他，驚嘆他的〈歸鄉〉寫得好，經夏志清一提，台灣文壇才慢慢有人注意到康白的小說，李敖說他「不善經營」他自己也承認，出版商方杞說他是「最肯放逐自己的人」；但他自認為是個有豐富創造力的人，他可以閉眼寫故事，寫詩、做對聯，想寫什麼馬上就有，或許如此，他對自己寫的東西並不怎麼珍惜。吉廣興（1999）分析康白的小說作品，大致可分為五種類型：鄉野傳奇小說、靈犀情緣小說、禪意古風小說、傳真小說、歷史小說；歷史小說從 1991 年起開始經營《同光櫛照》（原名同光皇帝），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部小說，這部大作一改再改，至今尚未真正完成，但可從《皇帝變》裡看出一個輪廓。



康白對人物的觀察非常細膩，擅於描寫和詮釋各類人物，無論是俠客型人物或是純樸的市井小民，他都能描繪得栩栩如生，非常有味道。並且他非常重視語言的運用，平常在生活中就很注意語言的使用，小說也好、戲劇也罷，他對語言的運用是非常的精到也非常考究。康白喜歡看電影，常常和太太一起或自己一個人獨自到戲院，只要有深度的電影他都看，有時看完還會和其他的觀眾交流心得，透過看電影他也認識了一些年輕的劇評家，除了電影外，他也時常進劇場、甚至是小劇場的表演他都看，林乃文形容他是「少數具有深厚國學卻仍然會赴小劇場看戲的前輩老師」，也因為不斷的學習，接觸新的東西，讓康白的語言不會流於枯燥、八股、僵化的地步，他的學生王璋廉生動描述他的語言性：「在語言上面，老師的現代感是很濃的、很足的，你甚至在跟他談話的過程當中，他會用非常多當代可能……非常 kuso 的一些……字句。……奇怪的是……老師用出來那些東西你會覺得他裡面是很有層次的，那個語言突然變得很好玩」。

歷史大書《同光櫛照》，留給後世寶貴的遺產

一路走來何偉康的人生起起伏伏，拍電影、拍電視、寫劇評、寫政論等等，但他最想做的是寫小說，寫一部鉅作，他想寫的就是後唐莊宗李存勳的故事。10歲左右他讀了《新五代史伶官傳》，對於歐陽修寫李存勳「取得之難而失之易乎」很感興趣，他（1998）在《皇帝變》一書裡提到：「四百多個皇帝當中，他最驍悍、最精彩，從歷史騎著夢幻出來，普騰走上舞台」、「後唐莊宗李存勳是歷史上唯一一位自己打天下，自己組合朝廷，自己安民布德，躋身正統最後又自己把自己搞垮的帝王」。然而舊五代史殘缺不全，莊宗實錄散失不可考，歷史上也少有記載，史料的搜集與考證可想而知是一個龐大的工程；為從正史和野史中找到真實的李存勳，康白走訪了李存勳當過皇帝的洛陽，打過仗的河北邯鄲、鄭州等地，尋找了六、七千件關於他的資料和事件，拼湊出豐富的史料，開始了他終其一生的創作。

大多數人都認為《同光櫛照》是歷史小說，但康

白屢次反駁這樣的說法，他認為他寫的是創作小說而不是歷史小說。謝鳳媚對他的創作小說有深刻的描繪：他不是遵照歷史，不是那種演繹型把故事再講出來那種，而是在這裡面有很多的人物是他創造的，即使是歷史上有其名的人……他是把每一個人物都深入去把他寫出來變成一個立體的，一個活生生的，好像就在你的眼前一樣。

「同光」是李存勳的年號，「櫛」是梳子，比喻梳子的齒，「櫛照」意思是像從梳子的齒縫中看出去，透過梳子的移動，似乎就看到了整體故事的全貌。康白從61歲開始正式經營《同光櫛照》，他一寫再寫一改再改，一直不滿意，總共改了七版，尚不包括數不清的小改，前前後後被他拋棄的有數十萬字，終於完整的寫完40章已是第五版，然後他又回頭再修第六版，修到一半後又加入了一個新的角色，於是又重頭再修成第七版，遺憾的是身體健康抵不過時間的壓力，就這樣這部小說最終沒能真正的完成。他這樣一直修、一直修，試著在這過程當中去釐清他所要表現的風格，不讓他流於一般歷史劇的枯燥、古板，他要展現人物的內在、深沉、自然的一面；他認為歷史劇並非不可以挪移，但是你必然要讓人物在舞台上、在戲劇裡面出現是有作用的，小說也是一樣，你把這個人寫出來，一定要讓他有作用、有功能，這是他對編劇、寫小說非常堅持的一點。

1993年康白從《同光櫛照》二十分之一的篇幅改編成舞台劇劇本《皇帝變》，次年獲得文建會優良劇本首獎。1998年《皇帝變》於國家劇院首演，由大陸導演陳薪伊執導，兩岸演員同台合作，在台灣演了四場，2005年以新劇名《李亞子》（李存勳的乳名）赴上海演出25場，被喻為是「距莎士比亞式戲劇不遠」的劇作。《皇帝變》主要故事情節集中在李存勳的愛情故事、為父報仇，以及他浮誇、急躁、自負、好勝好強又虛榮自大的性格，他說李存勳「既英明又昏聩、既睿智又盲從、能高瞻遠矚，又昧於利害，不知道他怎麼把自己擰得曲溜拐彎，不成模樣」，對李存勳的批評真是一針見血。本劇語言是以白話為基調的散文，從古典語言的語彙轉化出來，聽起來非常自然。



《皇帝變》無意抄襲或模仿莎士比亞或布雷希特，康白所要寫的是永恆的人性，人性最幽微地方的描寫，是希臘戲劇裡的精神。他所要表達的思想、表現的手法是非常現代的，並非在重述一段歷史故事，而是藉故事的框架，裝入現代的意識，與其說它是歷史劇不如把它放在現代戲劇的角度來看更恰當；寫歷史劇難就難在穿透歷史的眼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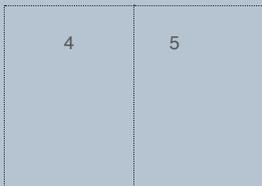
對教學的使命感

《皇帝變》演出之後，鍾明德邀請康白到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開課，審查通過以教授身分在研究所碩士班開設「歷史劇創作」課程，他很高興和年輕人在一起，希望把他所知道的東西都教給他們。他準備了一套上課的教材《到創作之路》，共有 18 章，給學生剖析編歷史劇要怎樣看待歷史、看待歷史人物，怎樣建立一種史觀；他說「鳥瞰祖原」，就是指對整個文化背景有一個鳥瞰的高度，希望能夠幫學生建立起一個寫歷史劇的高度和視野。林乃文（2008）：「何偉康認為真正的創造，最終建立在人性，人性的根源在民

族的種性，將母根文化深深吃進自己體內，如春蠶吐絲般，一點一點把內裡掏出來，反映在藝術上，才有真正的創造」。

不同於一般以技巧為主的編劇教材，王瑋廉認為，與其說它是一個歷史劇創作的教材，不如說它是一個國學教材，一個文化教材，特別是指當代文化。康白形容中華文化就像是一塊堅硬的大理石，它已經硬到沒有人啃得動，而他能做的就是用口水去含著那個大理石，試著讓那個表面的部分有一點點的鬆軟，讓大家嚐嚐那個堅硬的、不可及的東西的味道是什麼樣的滋味，他不期待這塊堅硬的大餅能夠完全化開，只期待未來後代能夠開始去認識一點點它的美好之後，可以把這個東西慢慢、慢慢地活化起來，由此可看出文人的擔憂和使命感。他認為文化的主、文化的根，這種人文的素養，在今天台灣的藝術教育，西洋的東西接受得很多，反而對於中國的這種歷史文化背景的認識不足。

除了對後唐莊宗李存勖感興趣外，康白另一個心願就是想寫孔子，剛開始想寫孔老七會，從史書推斷孔子跟老子的遇會，從少至老應見過七次面。他很想



4 《皇帝變》排練／導演陳薪伊（右一）
5 康白揮毫／兩岸文藝界遊三峽

躍出創作的窠臼，求真飛翔的孤鳥

康白心中有一個意象，他想寫一個絕壁，在這個絕壁上雕一尊大佛，很大的大佛，但這個大佛不是端坐在那裡，而是彎著一隻腳正準備要從絕壁中走出來，他的整個佛身並沒有整個完全呈現出來，而是呈現一個非常具有動感的形態。他一生大概就跟這個絕壁的大佛一樣，還沒有完全的脫胎、脫穎而出，讓我們看到那個宏偉、巨大、美好的樣子，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了一個半身準備要從這個絕壁走出來的一個形象，如同康白在創作的過程當中不斷地在學習、在探索，他的一切知識大多是自己摸索、自學而來，基本上他不是一個學者型的人，也沒有一個系統性的論述，他的雜學豐富，用他自小接受的中國文學紮實的底子，融合西方的思想和思潮，創作出他獨一無二的風格。對生活和創作充滿了熱情，他的一生都在努力嘗試找出一些新的創作可能性，他的自我期許很高、也很有自信，偶而也會自我懷疑，也需要家人和朋友的支持、鼓勵。康白有著古代文人的風骨，即使在生活困頓的時候，他也不願意違背原則屈就於那些他認為有失格調的工作；寫影評、寫政論讓他得罪了不少人，他也不以為杵，該做的事該說的話他從來不會客氣，他自認為一隻孤鳥，四面不落靠的孤鳥，特立獨行卻又堅守原則；他給孩子的身教就是要做一個有風骨的人，做個有骨氣、有格調的人，那些卑下、偷雞摸狗的事情是絕對不可以做，要光明磊落、頂天立地，自己也身體力行，他對自己的評論是「大致是不失所本，盡量做個真人，如此而已」。

（本文照片提供：謝鳳媚）

把我們說的至聖先師孔子還原成一個「他應該是什麼樣的人」，他跟老子之間有什麼樣的傳承，相互之間有什麼樣的對話，他一直很想寫這樣的劇本。後來對孔子比較集中的一個主題是，藉由他的學生子路「結纓而死」的故事來認識孔子；子路和蒯聩起了衝突，蒯聩派遣石乞和孟賁去擊殺子路，子路的帽纓斷了，於是說：「君子死，冠不免。」死前最後一刻竟然是把帽子戴好。康白想藉子路這樣的人型來側寫孔子他對於學生的身教、言教。康白本身的學識涵養，和對自己的文化抱持著一個很誠懇的、去學習的一個態度，作為一個老師他以身作則，把一些生活中感動他的、覺得有價值的東西教給學生，難怪王瑋廉說「經師易得，人師難求」，從康白身上他看到了人師的那一面。

注釋

1 是指 1972-1975 在台灣大學校園內，以「反共」之名，對哲學系內自由派學者進行整肅的一連串行動，導致多名台大哲學系教員遭解聘。

延伸閱讀

吉廣興（1999，4月）：瑰奇的沉淪—康白小說綜論。載於國立中山大學舉辦之「第五屆南區五校學術研討會」論文集，113-114。高雄市。
林麗如（1999，3月）：有豐富創造力的人。文訊雜誌，161，87-90。
林乃文（2008，4月）：台灣劇場「西遊記」—何偉康。藝術觀點，34，30-31。
季季（2006，3月）：烤小牛之夜。印刻文學生活誌，31。取自 <http://blog.chinatimes.com/ray33/archive/2006/12/09/135164.html>